

日语“动名词”的概念问题与重新分析*

袁 建 华¹⁾

Conceptual Issues and Reanalysis of Japanese Verbal Nouns

YUAN Jianhua

Abstract:

As a novel category of words, the concept of a “verbal noun” has garner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since its inception. Taro Kageyama’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verbal noun” is speculative and leads to issues with its ambiguous extension. Although subsequent research has examined the extension of verbal nouns, the conclusions still deviate from linguistic fact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with both intentional and extensional concepts lies in their failur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community language system level and the specific level of language use. Taking the Two-level Lexical Categoriz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Modern Japanese High-Frequency Sino-Japanese Word Class Information Annotation Database” and ultimately reveals that the so-called “verbal noun” is lexically categorized as a noun-verb hybrid by the dictionaries. At the level of the actual language use, it is employed either as a noun or a verb. Therefore, reanalyzing the so-called “verbal noun” as a noun-verb hybrid is not only more reasonable but also aligns better with the linguistic realities within the Japanese community.

Keywords: verbal noun; Two-level Lexical Categorization Theory;

noun-verb hybrid category; survey of dictionary

关键词：动名词 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 名动兼类 词典调查

* 本文系2020年度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基于数据库的现代日语高频汉字词兼类用法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20SK071，主持人：袁建华）及天津市2021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日语高频汉字词语法特性实证研究”（项目编号：TJYY21-020，主持人：袁建华）的阶段性成果。

1) 袁建华：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讲师、高级翻译学院MTI硕士生导师、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日本关西大学外国人特别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日语语言学、汉日对比研究、语料库翻译学。

引言

作为分析语 (analytic language) 共性特征的词的语法多功能现象, 在现代英语及汉语等语言中²⁾, 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难点和热点问题。有趣的是, 作为综合语 (synthetic language) 的现代日语中也存在类似现象, 如下所示:

- (1) a. 南の沖縄県では、考古学の研究が独自におこなわれてきたので、狩猟や採集が中心だった時代を、貝塚時代とよんでいる。 (坂田稔 1990 『日本の歴史』)³⁾
- b. 「大崎の奥さんは、夫が水町に、K社の研究を盗ませ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を知っ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と、香子が言った。 (赤川次郎 1991 『寝台車の悪魔』)
- c. それゆえに改善を研究して、真の日本文化住宅をつくり出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 (松田妙子 1998 『家をつくって子を失う』)
- d. カレルは普通の心理、普通の生理を研究した。 (渡部昇一 2005 『歴史の真実・日本の教訓』)
- e. 防衛庁は他省庁所管の法令を研究、その中間報告をおこなった。 (山崎静雄 1997 『こわい新「ガイドライン」の話』)
- f. 昨年、パト勤めをやめた際、一念発起して収納に取り込んだ。雑誌やテレビの特集で紹介された「押し入れ収納法」を研究。 (読売新聞社 2003 『読売新聞』)

例句中的「研究」既可直接作名词, 如 (1a) (1b); 又可直接作动词, 如 (1e) (1f); 还可后续「する」动词化, 如 (1c) (1d)。其中, (1a) 后续主格助词「が」做主语, (1b) 后续宾格助词「を」做宾语, (1c) (1d) 分别为具有活用的动词形式的中止形和终止形, (1e) (1f) 则为无活用动词形式的中止形和终止形。

针对词的语法多功能现象, Harris (1946) 指出在理论上至少有 3 种处理策略: 增设词类、处理为兼类词、处理为同形词 (即转类生成新词)⁴⁾。王 (2014) 指出, 关于这 3 种处理策略, 学者们虽意见迥异, 但大多认为处理为兼类词最为可取。此外, 处理为兼类词的策略在分析语中已得到较充分的讨论, 其既符合语言事实操作性又强。与此相对, 关于例 (1) 中词的语法多功能现象, 日本学者影山太郎将其处理为一个新的词类范畴——动名词 (動名詞, verbal noun, 简称 VN)⁵⁾。不过, 对于动名词, 影山 (1993) 只提

2) 研究表明, 现代英语是一种少有曲折变化的语言, 其词序变化是语法的基础, 更接近汉语这样的孤立语, 故此处将其划入分析语, 具体参见 Crystal (1997) 和王 (2013, 2014) 等。

3) 如无特殊说明, 本文中所有用例均出自「現代日本語書き言葉均衡コーパス」(简称 BCCWJ), 检索工具为中纳言 (<https://chunagon.ninjal.ac.jp/bccwj-nt/search>)。例句中的下划线系笔者。

4) 王 (2023: 83) 指出, 除以上3种处理方式外, 关于词的语法多功能现象的表征还包括“所有词都属于一个类别, 只不过很多词在屈折变化上存在缺陷”及“概括词没有词类”等。

5) 除增设动名词外, 影山 (1993) 还将「優秀 (な / だ)」「穏やか (な / だ)」「意地悪 (な / だ)」等前人多称“形容动词”的一类词作为一种新的词类范畴提出来, 认为其兼具名词性和形容词性, 故称“形容名词”。

出一个内涵式定义，作为理论思辨的结果，其在操作性上存在诸多不便。为此，石（2019）对动名词的外延进行了探讨，但立脚点却是将其视为动作名词的下位分类，既与影山（1993）增设新词类的意见不同，也不符合普通语言学关于词的语法多功能现象的任何一种处理策略，并且忽略了像（1e）（1f）等的无活用动词用法，动作名词不可能自行支配论元。

鉴于此，本文在批判性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援引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严格区分社群语言系统层面和言语使用层面，将所谓的“动名词”概念重新分析为名动兼类，这不仅能够进一步充实日语的词类理论，进而还可指导词典编纂中概括词的词类标注及自然语言处理中个体词的词性标注。

一 日语动名词定义中存在的问题

在日语语言学研究，中，“动名词”是个多义术语，比如铃木（1972）及高桥等（2005）也使用“动名词”⁶⁾，但意思和本文讨论的词的语法多功能现象几乎没有联系，故此处不再展开介绍。本节以影山（1993）与石（2019）为代表，分别阐述内涵式定义与外延式定义各自存在的问题。

1. 内涵式定义存在的问题

影山（1993：26）认为动名词是后续「する」动词化的一类名词，兼具名词性和动词性，是特殊的词类范畴，具体如下所示：

(2) 动名词 = + N (名词性)、+ V (动词性)、- A (形容词性)

在形态上，动名词的名词性体现在可与表用途的后缀「～用」的结合上，即名词和动名词均可与后缀「～用」结合构成派生词，而动词却不可以，具体如下所示：

(3) a. 名詞 + 用

自転車用、専門家用、教職員用、ビル用、園芸用、鍋もの用、プロ用、レストラン用

b. 動名詞 + 用

料理用、洗顔用、連絡用、渡航用、潜水用、再生用、振り込み用、払い戻し用、取り調べ用、煮炊き用、荷造り用、引越し用、山歩き用、テスト用

c. 動詞 + 用

*食べ用、*歩き用、*潜り用、*調べ用、*腰掛け用

影山（1993：29）

6) 二者的动名词概念一脉相承，均指动词后续「の」「か」等使之名词化的现象，如高桥等（2005：136）所举例句「あなたが いらっしゃるのを ずっと まって いたのですよ。」「その ためには、これを いつまでに しあげるかを き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对前为动词对后为名词，故称“动名词”。

在形态上，动名词的动词性体现在两点上。第一点，尊敬语表达能否进入「お/ご～になる」形式，请求表达能否进入「お/ご～下さい」形式，如例（4）（5）所示，动词和动名词均可进入这两种表达，而名词不可以。第二点，能否与「～上手」结合构成复合词，如例（6）所示，动词和动名词均可与「～上手」结合构成复合词，而名词不可以。具体情况如下：

- (4) a. お+動詞連用形になる
お乗りになる、お怒りになる、お立ち寄りになる
- b. ご/お+動名詞になる
ご乗車になる、ご立腹になる、ご訪問になる
- c. お/ご+名詞になる
*ご自動車になる、*お医者になる、*お手紙になる
- (5) a. お+動詞連用形+下さい
お話し下さい、お立ち寄り下さい、お取り計らい下さい
- b. ご/お+動名詞+下さい
ご検討下さい、お電話下さい、(ごゆっくり)お買物下さい
- c. お/ご+名詞+下さい
*お医者下さい、*ご電報下さい、*お買物カゴ下さい
- (6) a. 動詞+上手
聞き上手、話し上手、ほめ上手、おだて上手
- b. 動名詞+上手
物まね上手、買もの上手、運転上手、木登り上手、選択上手、きりもり上手
- c. 名詞+上手
*歌上手、*かるた上手、*一輪車上手、*楽器上手

影山 (1993 : 30)

另一方面，从语法功能角度来看，动名词和动词一样具有论元结构，有些甚至还可以支配格成分。例（7）中「出張する」等的「する」是形式动词，论元结构是由与「する」结合的动名词决定的；例（8）则表示动名词不与「する」结合就可以直接支配格成分。动名词下划线系笔者。

- (7) a. 課長がアメリカへ出張した。
「出張」：(Agent 〈Goal〉)
- b. 課長がアメリカから帰国した。
「帰国」：(Agent 〈Source〉)
- c. 課長がアメリカ人女性と結婚した。
「結婚」：(Agent 〈Partner〉)

影山 (1993 : 31)

- (8) a. ひかり号が三島駅を通過中に…
 b. 警官が犯人を逮捕の際…
 c. ネクタイを着用のこと。

影山（1993：37）

以上论述，单个看均符合语言事实，但是仅此并不能成为设立新词类范畴的理由，因此，影山还指出划分动名词这一特殊词类范畴主要基于形态特征，其之所以自成一类是因为：①可与「する」结合作动词，②可与「～方法」结合构成复合词，③与「～人」结合「～人」的读音为「ニン」。其中，②和③由于语义限制等并不适用于所有动名词。此外，影山（1993）在②中所举的「取り締り方法」「払い込み方法」「払い戻し方法」「取り消し方法」「請け負い方法」「支払い方法」「受け取り方法」等均不可与「する」结合作サ变动词，仅仅解释说由于存在「取り締まる」「払い込む」等对应动词，基于词汇阻遏（lexical blocking）不与「する」结合，似乎有些说不通。因为像「引越し」这样的词虽有对应动词「引越す」，但也存在「引越しする」的形式，且二者在词义及用法上很相近。据石（2019）对『明鏡国語辞典』初版的调查显示，类似单词有19个，笔者认为能否将其简单处理为例外还有待商榷。再者，关于③的论述，也存在一些例外，比如说「帰化」「渡来」分别有サ变动词形式「帰化する」「渡来する」，但派生词「帰化人」「渡来人」中「～人」的读音却是「ジン」而不是「ニン」；与此相对，有些词不能后续「する」，与「～人」结合其读音却是「ニン」，像「管財人」「被告人」「極悪人」「小作人」「渡世人」「犯罪人」等，将这些全部视为例外合不合理还需进一步讨论。影山以生成语法为理论背景，运用演绎推理方法，由于没有量化数据支撑，不能说没有偏离语言事实的可能性。最后，仅凭「参考人」中「～人」的读音是「ニン」，影山（1993：28）就将「参考」视作动名词，但是「参考」⁷⁾不同于其近义词「参照」，并没有「*参考する」的形式。

村木（2012）指出，日语词类划分可参照意义、形态、功能，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标准是语法功能。比如，「痛み」和「痛む」两个词意义类似，但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再比如，动词和形容词是典型的具有形态变化的词类，但是副词及接续词等词类无明显的形态变化，甚至是没有形态变化，显然形态特征不能覆盖所有词类。综上，村木认为只有语法功能才是划分词类的决定性标准。然而，影山划分动名词这个词类范畴的主要依据却是形态特征，如上所述，依据形态划分出来的动名词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2. 外延式定义存在的问题

影山（1993）指出，动名词即可后续「する」动词化的名词。基于这个内涵式概念在实际研究中的可操作性较差，石（2019）通过讨论与动名词相关的概念进一步探讨了动名词的外延，作为最后结论，石（2019）认为动名词是可与「する」结合的动作名词，将其定位为名词的下位分类。另外，认为サ变动词词干中除一字汉语及拟声拟态词构成词干的词之外，其余均为动名词，类似「科学する」这样临时性的词也

7) 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经常出现类似「*参考する」的误用，正确用法应为「参考になる」（自动词用法）、「参考にする」（他动词用法）。

不是动名词（石，2019：109）⁸⁾。

首先，将动名词视为名词（动作名词）的下位分类无法解释例（1e）和例（1f）中「研究」直接支配格成分「法令」「押し入れ収納法」的动词用法。松下（1928）早就指出，活用并不是日语动词的必要条件，并将没有活用的一类动词命名为「無活用動詞」（无活用动词），例（1e）和例（1f）中的「研究」即无活用动词用法。其中，终止形无活用动词除例（1f）的陈述用法外，还有例（9a）的祈使用法（＝「勉強しなさい」），例（9b）的意志用法（＝「勉強しよう」），例（9c）的劝诱用法（＝「出発しよう」）及例（9d）的疑问用法（从后文「いったいだれと？」可以看出，「結婚」支配格成分「と」，为动词用法）。

- (9) a. 「ママちゃん、目じりにしわができていますよ。カラスの足あと。」とやってやると、「やな子ね。こんなのはまだ、スズメの足あと。かわいいものよ。だけど、チー子がちゃんと勉強してくれないと、カラスの足あとどころか、だちょうの足あとになっちゃうよ。さあ、勉強、勉強。」とママちゃんはいったのだった。これが、はじまりだった。

（浅川じゅん1990『モモタロウ殺人事件』）

- b. 「そもそも、どこかのおろか者が森で迷子になるから、このような初歩的な魔法をやらされるのでは？」「だれのせいで迷ったと思っているのよ！」トリシアは思わず立ち上がっていた。「あんたがうそついて、わたしを森に行かせたんでしょうが！」「あらあら、そうだったのですか？このところ、もの忘れがひどくて。…さてと、勉強、勉強。」キャスリーンは無視する。

（南房秀久2004『トリシア、ただいま修業中！』）

- c. 健一「じゃ行こう。決まった。金は俺が持つ。そのくらいのこと出来なくて、営業マンていえるか（と立つ）」実「ほんとにかよ？」健一「ほんとさ、出発！出発出発！」「え？」「まさか」「無理よ」といいながら立ち上がる一同一。

（山田太一1991『ふぞろいの林檎たち』）

8) 石（2019）中の“词干”实际为“词基”，具体请参考下文。另外，诸如「科学する」这类词，我们之所以将其划分为“临时性”的词，最主要的原因是语文词典尚未收录该词，诸如「位置する」「左右する」「上下する」「前後する」「矛盾する」虽构词跟「科学する」无二，但均已收录进语文词典，具体参考图1。此外，从构词来看，构成サ变动词的词基一般带有动作性，「科学」则无动作性意味。从使用来看，BCCWJ仅有16例，「科学する」10例、「科学した」3例、「科学してみたい」1例、「科学しよう」1例，基本形的用例最多，且其中8例为修饰名词作定语用法，1例为书名。与此相对，笔者又在亚马逊上将检索领域框定为「本」，以「科学する」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结果多达1万条以上。书名的特点之一就是要吸引读者，由此可见该表达应视为超常搭配，起着吸引读者眼球的作用，另外使用频率虽不及「科学する」，但类似的表达还有「哲学する」「学問する」等。值得一提的是，小林（1989：231-232）指出，类似「科学する」这种非动作性名词后续「一する」构成复合サ变动词的现象早在九州岩藏寺所藏《宋版大般若经》的「角筆」中就已出现（「児尻せう」），他指出到昭和时代类似「科学する心」的用法已然成为问题。但笔者认为，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多，或许某一天「科学する」也能够像「位置する」「左右する」一样被收录进语文词典，作为约定俗成固定下来。事实上，目前线上百科「weblio辞書（『实用日本語表現辞典』）」已经可以检索到「科学する」，意为「科学的な視点に立って対象を捉え、分析や理解を試みる、といった意味合いで用いられる言い方。『スポーツを科学する』というような言い回しで用いられる。」（笔者译：（「科学する」）这种说法通常用于从科学角度来观察捕捉，并尝试分析、理解某一对象，常被用于“科学研究体育”这样的说法。）。

- d. 女官たちは手を叩いて大喜びし、これは皇女様が今年中に結婚することになる吉兆だと囁し立てた。結婚？いったいだれと？母がかつてのオスマン帝国の封臣だったたくさんの王族たちと、手紙をやりとりしていることは知っていた。

（ケニーゼ・ムラト著／白須英子訳2002『皇女セルマの遺言・上』）

其次，构词与构形术语使用混乱。这一点不仅限于石（2019），也有很多学者将构成サ变动词的词基与其词干混同起来，如平尾（1995）、邱（2015）等。“词干”这一术语在影山（1993）中既用作构词（word building）单位又用作构形（inflection）单位，略显混乱。影山（1993：15-20）认为日语中的词干（「語幹」）作为构词单位是stem的译词，指比词根（root）大比单词（word）小的单位，同时，影山（1993：264）又指出「愛する」的词干不是“ai-”而是“ais-”。很明显，后者的“词干”是作为构形单位使用的，即活用词在活用时保持不变的部分，与“词尾”相对。术语（terminology）是在特定学科领域用来表示概念的所谓的集合，单义性是其基本特征之一，加之日语语言学界普遍认同词干作为构形单位，因此，本文中的“词干”仅作为构形单位使用，本文将「勉強する」中的构词单位「勉強-」称作“词基”。石（2019）认为サ变动词中除用言类单纯字音词基和拟声拟态词词基外，其他词基均可独立成词作为动名词使用，这一点与语言事实出入较大，以由两个汉字构成的用言类复合字音词基为例，详细内容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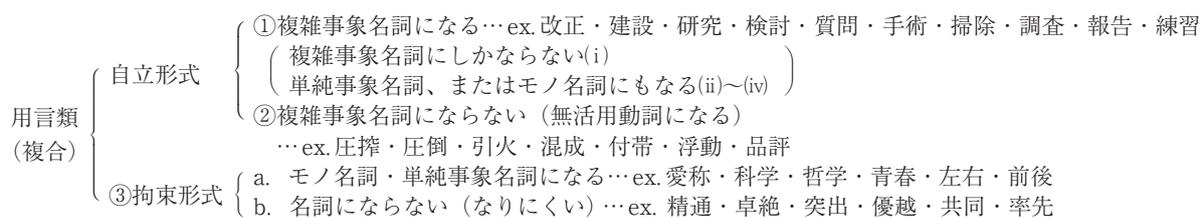


图1. 用言类复合字音词基的下位分类（引自〈袁，2019：73〉）

如图1所示，由两个汉字构成的用言类复合字音词基并不是均质的，仅①符合单独使用既可作为名词或无活用动词，后续「する」又可作为复合サ变动词使用。②单独使用只能用作无活用动词不能用作名词，不符合影山动名词的定义。③大多为用言类非自由词基⁹⁾，不能或很少单独成词，即使单独成词也不具备动词的形态特点及句法功能，也不符合影山动名词的定义。其中，③a除石（2019）指出的构成临时性サ变动词（如「科学」→「科学する」）的词基外，还有诸如「位置する」「左右する」「上下する」「前後する」「矛盾する」等早已收录进词典的一些词¹⁰⁾中所包含的词基，它们不借助「する」的力量无法用作动词。③b后接「する」虽是动词形态，但语义上更接近形容词或副词，如例（10）（11）所示，多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或状态，且在句中功能类型相对固定，多以「～した」的形式修饰名词作定语，或以「～して」的形式

9) 用言类非自由词基是指不借助「する」的力量不可单独用作动词的词基，像（3a）中的「科学」「青春」是体言类自由词基和用言类非自由词基的兼类。

10) 早已收录进词典的该类词除字音汉字词，也有一些和语词汇，如「汗する」「値する」「心する」「涙する」「罪する」「物する」「私する」等，这些词去掉「する」均为用言类非自由词基，石（2019）结论中也没有排除掉这一类，这也证明石（2019）的外延式定义并未讨论到所有类型。

修饰动词（小句）作状语，亦或以「～している」的形式结句作谓语¹¹⁾。

- (10) a. そうしたなかで三池は企業主義的な変質を免れた数少ない組合として突出した部分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渡辺治2004『高度成長と企業社会』)
- b. 左腹のへその高さ位のところに、大腸を反転した赤い人工の肛門が突出している。
(伊藤栄樹1988『人は死ねばゴミになる』)
- (11) 日本は、開発途上国及び他のドナー国、国際機関とも協力しつつ、具体的な成果をあげるべく率先して努力していく方針である。
(外務省1997『外交青書』)

如上所示，石（2019：99）一方面明确表明自己“基本沿用影山（1993）的定义”，但石（2019：108）在结论部分又将该类词定位为“动作名词”的下位分类，前后论述自相抵牾。影山（1993）认为“动名词”是跟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并列存在的新词类，显然石（2019）并没有“基本沿用”影山（1993）。既然将其视为“动作名词”的下位分类，就没必要讨论其与后续「する」动词化的“拟声拟态词”之间的异同，因为两者本属不同词类，差异非常明显，无需特意辨别。

二 “动名词”的重新分析——名动兼类

上文分别介绍了影山（1993）和石（2019）的主要观点及存在的问题。影山（1993）认为“动名词”是一个不同于既存词类的新词类，与此相对，石（2019）则认为“动名词”是动作名词的下位分类，仍隶属名词类。朱德熙和吕叔湘（1952）指出，划分词类是为了更好地讲语法，影山（1993）增设新词类的策略对学习者来说负担加重且与语言事实存在一定出入。石（2019）将其视为动作名词的下位分类，该论述既没有“基本沿用影山（1993）的定义”（石，2019：99），也不能解释诸如例（1e）（1f）这样的无活用动词用法，且论述本身首尾乖互。鉴于此，本文认为将所谓的“动名词”重新分析为名动兼类较为合理，既符合日语社团的语言使用事实，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看也更有理有据。

1. 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看现代日语中的兼类现象

词类分层思想最早见于Jespersen (1924)，词具有两种存在状态，一是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的“概括词”，二是言语使用层面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个体词”。Wang (2014) 在早期词类分层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词类范畴化也在词的两个层面发生，即个体词的词类范畴化和概括词的词类范畴化。前者是说话者对包括指称、陈述、修饰等命题言语行为功能的表达过程，后者则体现为一个言语社群集体的自组织过程，其核心是规约化；概括词的词类归属（单类或兼类）是其意义潜势，是个体词在句法中所体现出来的规约性命题言语行为功能，需要描写语言学家基于语料库使用模式调查，抽样分析有关概

11) 以上论述仅为一个倾向，也有诸如「～している」修饰名词的形式，或是动词原形直接结句的形式等，具体讨论参见金水（1994）。

括词在言语层面句法中的命题言语行为功能，并根据其规约化程度实施的范畴化过程，其典型代表就是语文词典中的词类标注过程（王，2017：88-89）。

兼类指一个多义的概括词在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类范畴的语法多功能现象，在语文词典中体现为兼类词（王，2013、2014、2017；Wang, 2014）。在现代汉语等典型的分析语中，概括词的语法多功能现象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难点和热点问题，而在日语这种综合语中兼类问题却鲜有学者提及。据笔者调查，村木（2012）和斋藤（2016）¹²⁾分别从单词层面、词基层面讨论了字音汉字词的兼类问题、复合字音词基的兼用问题。村木（2012：101）把以字音汉字词部分为词干，伴随词尾、派生辞等，横跨多个词类的现象称为词类兼类（「品詞の兼務」）。此外，他还认为日语中的兼类现象可能是由汉语所具有的词类兼类特征通过字音汉字词传到日语中的。斋藤（2016：108-109）则将复合字音词基兼用分成3大类，认为用言类和体言类兼用为结构性、恒常性兼用，下述第2小节的词典调查从单词层级验证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从村木和斋藤的研究不难看出，日语虽为综合语但从单词来源来看其词汇系统构成复杂，固有和语词中兼类词现象或许不多见¹³⁾，但占日语词汇近半壁江山的字音汉字词，特别是高频字音汉字词兼类现象十分常见（袁，2019）。基于以上分析，关于现代日语中字音汉字词的兼类现象，可定义如下：兼类是指在现代日语这种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的字音词基借助词尾或派生辞的力量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词类范畴的语法多功能现象。

2. 从词典调查看现代日语兼类问题的处理

关于兼类，Wang（2014）和王（2017）还指出，概括词的词类属性会随着个体词在言语中反复使用而发生演变，概括词的兼类现象与使用频率（包括个例频率和类型频率）密切相关。鉴于此，本文以野村（1999）基于使用频率和语域广度精选出的字音汉字词3000词为调查对象，利用明确标注词类信息的3部国语词典《明镜国语词典第2版》（以下简称《明镜》）、《学研国语词典第2版》（以下简称《学研》）、《大辞林第2版》（以下简称《大辞林》），考察了现代日语高频字音汉字词的兼类情况。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表1. 高频字音汉字词在国语词典中的兼类情况

统计条目 \ 国语词典名称		《明镜》	《学研》	《大辞林》
单类 / 兼类	词数	1607 / 1385	1613 / 1381	1538 / 1459
	百分比	53.7% / 46.3%	53.9% / 46.1%	51.3% / 48.7%
兼两类 / 兼类整体	词数	1343 / 1385	1339 / 1381	1396% / 1459%
	百分比	97% / 100%	97% / 100.0%	95.7% / 100.0%

12) 松下（1928：190）对兼类问题虽有提及，但他指出“日语”（笔者注：此处专指“和语词汇”）中不存在复性词（兼类词），在汉语及欧洲诸语言中可见。大多国语学者在讨论日语问题时，往往忽略占日语词汇近半壁江山的字音汉字词词汇，而字音汉字词词汇在某些语法性质上又与和语词汇呈现不同的特点，详见袁（2019）。另外，野村（1998）虽对字音词基的语法性质进行了分类，但对兼类问题并未作详细讨论。村木（2012）的词类兼类讨论也是框定在字音汉字词这一范围内进行的。

13) 王（2017：89）指出：“只有结合词典研究词类问题才能真正触及词类问题的实质。”关于日语词类的讨论，尤其是和语词的词类分布情况，日语界目前多停留在理论思辨阶段，笔者认为解决这一课题亟需大规模的词典及语料库调查。

名动兼类 / 兼类整体	词数	1096 / 1385	1112 / 1380	1146 / 1459
	百分比	79.1% / 100.0%	80.6% / 100%	78.6% / 100.0%
名形兼类 / 兼类整体	词数	185 / 1385	155 / 1380	197 / 1459
	百分比	13.4% / 100.0%	11.2% / 100%	13.5% / 100.0%
名形、名动兼类 / 兼类整体	词数	1281 / 1385	1267 / 1380	1343 / 1459
	百分比	92.5% / 100.0%	91.8% / 100.0%	92% / 100.0%

由表1可知,《明镜》《国研》《大辞林》中兼类词的百分比分别为46.3%、46.1%、48.7%,3部国语词典中兼类词所占比例均与单类词不相上下。另外,兼类词中兼两类的词¹⁴⁾所占比例最高,《明镜》《国研》《大辞林》中兼两类的词分别为97%、97%、95.7%,兼两类的类型主要为名动兼类和名形兼类。《明镜》《国研》《大辞林》中的名动兼类比例分别为79.1%、80.6%、78.6%,名形兼类分别为13.4%、11.2%、13.5%,这两种类型所占兼类词的比例均超9成。这跟斋藤(2016)在复合字音词基层级的调查结果不谋而合,斋藤(2016:109)认为,兼用是指由于单个词基内多种语义特征并存,故该形式可被用于多个形态学框架的现象,也就是说由于词基所蕴含的意义潜势,使其在社群语言系统层面可以不同词类呈现。此外,如下述(12)所示,斋藤还指出体言类和用言类词基兼用是结构性、恒常性的,相言类和体言类词基兼用是程度性、局部性的,其他类型的词基兼用均为个别的、偶然性现象。

(12) 複合字音語基の兼用の質的下位分類

①用言類と体言類(複雑事象名詞になる)の兼用⇒構造的・恒常的な兼用

ex. 研究・分析:用言類→ジョンが3年間日本語を研究(する)・分析(する)

…動名詞(漢語サ変動詞)[語レベル]

体言類→ジョンの(による)3年間の日本語の研究・分析

…複雑事象名詞[語レベル]

②相言類と体言類との兼用⇒程度的・局所的な兼用

ex. 必要:相言類→必要な事項、とても必要だ…形容動詞²⁾[語レベル]

体言類→必要が生じる、必要を感じる、必要に備える…名詞[語レベル]

③その他の兼用⇒個別的・偶然的な兼用

ex. 特別:相言類→特別な扱い、とても特別だ…形容動詞[語レベル]

副言類→特別、何とも思わない…副詞[語レベル]

*2 本書の立場からは「形容詞」となるが、ここは通説にしたがい「形容動詞」としておく

14)《明鏡》中兼两类的类型主要有〈名词・动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副词〉、〈形容词・副词〉、〈名词・代名词〉、〈形容词・接续助词〉等6类;《学研》中兼两类的类型主要有〈名词・动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副词〉、〈形容词・副词〉、〈名词・接尾词〉、〈名词・助数词〉、〈名词・代名词〉、〈名词・接续助词〉、〈接头词・连体词〉、〈名词・补助动词〉、〈名词・接头辞〉、〈形容词・动词〉等12类;《大辞林》中兼两类的类型主要有〈名词・动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副词〉、〈名词・接尾词〉、〈形容词・副词〉、〈名词・代名词〉、〈名词・感动词〉等7类。《学研》中兼两类的类型明显高于《明鏡》和《大辞林》,这跟词典的词类认定方针有关,一些词典或语法体系认为诸如“接头词”、“接尾词”等不是单词层级的单位,故将其认定为单词以下的构词成分。

（以下、同じ）。

斎藤（2012：108-109）

由上述（12）可知，斎藤也使用了“动名词”这一概念，但我们认为此处的“动名词”应为“无活用动词”，其词类仍隶属于动词，并不是所谓的“新词类”。

3. 从动名词到名动兼类词的重新分析

通过第1小节和第2小节的调查和讨论可知，影山（1993）所谓的“动名词”在社群语言系统层面体现为名动兼类词，在言语使用层面不同的句法位置上要么用作名词要么用作动词，不会同时兼具名词、动词性质。

- (13) a. 参加を希望の方は… (影山, 1993: 34)
 b. 健診を希望する方はご連絡ください。(筆者による作例¹⁵⁾)

例（13a）中的「希望」看似同时兼具名词、动词的句法性质，实际为无活用动词「希望」的连体用法（袁，2019、2023），可直接替换为（13b）中「希望する」的说法¹⁶⁾。本为孤立语的字音汉字词在日语中具体运用时不得不借助词尾或派生辞的帮助（村木，2012），包含无活用动词「希望」的小句作连体修饰句修饰「方」时需借助「の」的力量才能完成。事实上，影山编（2011：222）抛弃了影山（1993：37-38）的观点（斎藤，2016），将诸如例（13a）中的「希望」解释为（无活用）动词用法，具体如下：

これらの漢語名詞（引用者注：「建築」「訪問」など）は「する」を伴って、「建築する、訪問する」のように動詞として使えるだけでなく、用いられる構文によっては、「する」の補助なしに動詞的に用いられる。

- (29) a. 首相が昨年、中国を訪問した。
 b. 首相が昨年、中国を訪問の折……
 (30) a. 売り出し期間中に新製品をご予約になったお客様は……

15) (13b) 的语法正确性等已经过日语母语者确认。

16) 关于例（13a）和例（13b）笔者咨询了2名无语言学背景的日语母语者，他们均认为与（13a）相比，（13b）语感更加柔和，在口语中使用更频繁。笔者在BCCWJ中以「を希望の」为检索词检索所得16个例句，其中14例用于「広報紙」，雅虎博客和雅虎智慧袋各1例，语料库调查也印证了母语者的语感。此外，2名母语者均认为影山（1993：33-34）中所举的包含和语“动名词”的例句「書庫の本を持ち出しの際…」「嚴重に飲酒運転を取り締まりのこと。」自然度不如「書庫の本を持ち出す際…」「嚴重に飲酒運転を取り締まること。（飲酒運転を嚴重に取り締まること。）」高。这也说明了思辨性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思辨所得的结论需通过词典调查、语料库调查、母语者调查来证实。

b. 売り出し期間中に新製品をご予約のお客様……

影山編 (2011: 222), 加粗处系笔者

另外, 小林(2004)的研究对象虽为现代日语中的「漢語動名詞」, 但整部书的研究实际围绕字音汉字词在句法位置上充当动词的用法展开, 所举例句也均为动词用法。影山提出动名词的概念后, 其实很多研究只是借用“动名词”的名称来指称复合サ变动词而已(诸如之前很多学者将后续「する」形成动词的词称为“サ变名词”一样), “动名词”似乎成了复合サ变动词的一个时髦说法。

本节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视角定义了现代日语中的兼类现象, 并利用3部国语词典调查了高频字音汉字词的兼类情况。调查显示日语并非没有兼类词, 且高频字音汉字词中兼类词和单类词基本平分秋色。在此基础上, 进而阐述了将动名词重新分析为名动兼类的合理性。

三 结语

综上所述, 设置“动名词”这一新词类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没有区分词的两种存在状态, 即社群语言系统层面词库中的“概括词”和言语使用层面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个体词”, 导致前人研究没能认识到词类范畴化也在词的上述两个层面发生, 即个体词的词类范畴化和概括词的词类范畴化。基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 将所谓的“动名词”重新分析为名动兼类更能体现日语社团的语言使用现实, 更有利于厘清日语语法问题。通过对3部国语词典的高频字音汉字词兼类情况调查, 在单词层级上验证了将动名词重新分析为名动兼类的合理性, 同时, 斋藤(2016)在词基层级也佐证了该论断的正确性。另外, 和语词汇是否如前人所述基本没有兼类情况呢? 本文认为回答这一问题, 亟需大规模的词典调查及语料库调查, 思辨性的假设只有经过小心求证才有意义。

参考文献

- 袁建華 (2019) 「現代日本漢語の文法特性に関する研究—複合字音語基の下位分類を手掛かりに」 博士学位論文, 北京外国語大学北京日本語学センター。
- 袁建華 (2023) 「日本語における無活用動詞の形態・統語的特徴をめぐって」『或問』43: 91-106.
- 影山太郎 (1993) 『文法と語形成』東京: ひつじ書房。
- 影山太郎編 (2011) 『日英対照 名詞の意味と構文』東京: 大修館。
- 金水敏 (1994) 連体修飾の「タ」について, 田窪行則編『日本語の名詞修飾表現』pp.29-65. 東京: くろしお出版。
- 小林英樹 (2004) 『現代日本語の漢語動名詞の研究』東京: ひつじ書房。
- 小林芳規 (1989) 『角筆のみちびく世界: 日本古代・中世への照明』東京: 中央公論社。
- 斎藤倫明 (2016) 『語構成の文法的側面についての研究』東京: ひつじ書房。
- 鈴木重幸 (1972) 『日本語文法・形態論』東京: むぎ書房。
- 高橋太郎ほか (2005) 『日本語の文法』東京: ひつじ書房。
- 野村雅昭 (1998) 「現代漢語の品詞性」『東京大学国語学研究室創設百周年記念国語研究論集』pp.1213 (128)-1197 (144). 東京: 汲古書院。
- 野村雅昭 (1999) 「語彙調査データによる基本漢語の抽出」『早稲田大学日本語研究教育センター紀要』12: 21-54.

- 平尾得子（1995）「VN ガスルと VN スルと VN ヲスルーサ変動詞語幹の意味と構文的制約」, 宮島達夫・仁田義雄編『日本語類義表現の文法（上）単文編』pp.89-98. 東京：くろしお出版.
- 松下大三郎（1928）『改撰標準日本文法』東京：紀元社.
- 村木新次郎（2012）『日本語の品詞体系とその周辺』東京：ひつじ書房.
- 吕叔湘、朱德熙（1952）《语法修辞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 邱根成（2015）《日语サ变复合动词研究》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 石立珣（2019）日语动名词与相关概念讨论,《高等日语教育》3：98-110.
- 王仁强（2013）现代汉语兼类问题研究—兼评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重要价值,《外国语文》29-1：12-20
- 王仁强（2014）现代英语兼类现状研究—以《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7版）为例,《外国语》37-4：49-59.
- 王仁强（2017）从双层词类范畴化理论看现代汉语自指词项的兼类问题,《外国语文》33-1：87-96.
- 王仁强（2023）现代俄语兼类词研究,《外国语文》39-1：83-93.
- Crystal, D. (199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 Z. S. (1946) From morpheme to utterance, *Language* 3:161-183.
- Jespersen, O. (1924)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London: Allen & Unwin.
- Wang, R. Q. (2014) Two-Level Word Class Categorization in Analytic Languages, *Proceedings of the 3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German Linguistic Society*, Germany: University of Marburg.

